

# 案上桑梓带墨香

□ 连辑



昨天晚上,丁杰两口子说,你代表外来的客人说几句话,其实我没这个资格,因为前面坐的周(周文彰)部长和罗(罗平飞)部长,都是我的老领导、老朋友,他们资格比我老、话比我讲的好,但是为了让他们不劳累,我就代替他们。

我和罗部长、周部长,还有石主席(石跃峰)其实这段时间非常忙,能够挤出时间来,专门为了丁杰站台是有理由的,我们大概和丁杰先生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社会观、审美观上是高度一致的,所以我们愿意拿出时间来专门到如东,向丁杰先生学习、交流,共同提高。

昨天我们来了后,我自己先看了展馆中的百福“寿”字,这都是我们当年在北京参与创作的。我一看这个名单,几乎把中国有声望的书画家、社会名流一网打尽。这看得出来,丁杰先生在北京、在国内的影响力、号召力和精神上的凝聚力是非常之强大的。

昨天晚上我们又专门为当地的长寿

老人写“寿”字。我在写的过程中就想着,家里头假如有一个老人,我们永远是孩子;如东大概有七、八十万人,如果有几百个百岁老人,我们这些八十万人,都像孩子一样愉快地生活在如东,很幸福的。

刚才又去看了丁杰艺术馆,对他的艺术人生,大体上做了一个浏览,归纳下来,我觉得有几个值得我很好学习的地方:

第一就是他的家国情怀。丁杰先生本来是一个很纯粹的艺术家,但是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奉献给了国家、奉献社会。他常年从事繁重的行政工作、管理工作,社会活动耽误了他大量的创作时间。他的这种家国情怀,是国家所需要的,是社会所需要的,是百姓所需要的。这种奉献精神值得我学习。

第二就是他有深厚的文化传统。他的八世祖陈嵩就是当地的名人,当时国内的名人,在那个时代是最顶尖级的,与政界、文化界、艺术界有着很多的交集,这种家传能够不间断地传到丁杰、传到他的家

庭,传到他的孩子。他的女儿丁鼎是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小有成就的女画家,我们学不了,但是心向往之。

第三就是他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。在大学艺术得到非常系统的基本功的训练,古今中外和艺术相关的知识,有着丰厚的积淀和积累。在中国的传统艺术里,我看他重点选择黄宾虹去深度的领悟,他早期的画,包括现在绘画的布局,仍然有黄宾虹的影响,当然还有别人的,转益多师,值得我们很好学习。还有他在学艺的过程中,忘不了读书,增加书画外功夫。不光是画画,他的字也写得非常好,重点写唐楷往上的北碑,蝇头小楷一写就是几十年,与其说是人写字,不如说是字写人,这些都是值得我学习的。

第四就是他能够循古法包括黄宾虹在内,出门而人又能破门而出,形成自己的艺术。这是非常之难的。黄宾虹是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所第一任所长,他的成就不只是笔墨功夫,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建树。他讲画论,特别是画水墨画必须要经过四个阶段:一是“登山临水”,二是“坐望苦不足”,三是“山水我所有”,四是“三思而后行”。黄宾虹讲山水画离不开这四个阶段。登山临水是什么?就是要行万里路,要不断的去观察自然、深入自然、融合自然;“坐望苦不足”,就是要坐在那里思考,抓重点抓关键,去理解自然,和自然做对话。但是你不可能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这个地方,所以苦不足;“山水我所有”,就是把自然的山水转化成我自己的理解,自己的心性、自己的主观感受;“三思而后行”,他的画看上去很松、很乱,但是他的思想的逻辑、艺术的逻辑、审美的逻辑非常严谨,从这个意义上说,丁杰是悟透了黄家山水的。但是和黄宾虹的发展是倒过来的,黄宾虹先是白宾虹后是黑宾虹,就是到了60岁以后,黄宾虹的画是越画越黑、越画越深、越画越扎实;而丁杰正好颠倒过来,先是黑丁杰,后是白丁

杰,他现在的画变得由繁而简、由重而轻、由浓而淡,由干而湿,这是他绘画风格形成的过程,所以形成了现代的艺术面貌。我们现在看丁杰先生的画,放在大千中国美术界,你不要看名字,只要看画面,就知道是丁杰的画。由于这样的一个变化、升华,所以他的画画得很安静、很雅致、很学术、很佛性。

当前,我们国家正好处在文化强国建设的一个很好的时期,精神消费、品质消费成为人们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。过去画画,重点是给机构提供产品,所以他早年画大画,国家收藏、宾馆收藏、饭店使用,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,人们吃饱穿暖了,家庭精神生活的需求旺盛,哪一类的精神产品可以走进大众、走进家庭、走进人心,这种产品就是有时代魅力和有艺术价值和市场潜力。丁杰的画属于后者,所以魅力无限、潜力无限!

在如东这块土地上养育了丁杰,丁杰有着非常好的桑梓、家乡情结,他借着给母亲过寿,把如东的长寿文化,又做了新一轮的推动,这也是他公益之心的一种非常具体的表达,所以我很羡慕如东人有一个丁杰,也很羡慕丁杰有八十万如东人。昨天罗部长说丁杰画了一个长卷(《三河六岸水墨长卷》),你是不是要写首诗放在后头,我也没时间写,昨天躺在床上编了一首七绝念给大家,作为我今天讲话的结束:

题丁杰画如东长卷  
三角洲头接海江,  
如东五彩绘重阳。  
长轴一卷收奇景,  
案上桑梓带墨香。

(本文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、非遗中心原主任,著名书画家连辑在“福如东海 情暖重阳”主题宣传暨全国名家书画展开幕式上的讲话,根据录音整理,题目为编者所加。)



## 观南通巨变摄影展

□ 汪益民

### 江边码头

让推土机将荒凉旧家園  
与乡愁的陈词滥调一起埋葬  
塔吊像背水一战的誓言与决心  
用云端手臂  
将满目苍翠、鸟语花香的宜居新城  
高高举起,轻轻安放

### 狼山北门外生态建设

湛蓝的天空回来了  
挂在深秋金灿灿的银杏树梢上  
诗经里渐渐逝去的植物回来了  
乔木灌木藤本草本层层环绕我们  
生活是全新的生活 而音乐与诗歌常青

### 南郊新貌

怎么看,长江还是穿上绿罗裙更像母亲  
怎么鼻翼翕动,还是草叶与花木的清芬  
更像娘亲发间的味道 入海口,南通是一座  
在妈妈的裙摆与臂膀里成长的城市



## 秋之韵味

□ 朱雪锋

今年夏日,天气着实异常,那高温竟持续长达两个多月之久。立秋虽已至,可炎热却依旧未肯退去。直至九月下旬,气温骤然而降,丝丝凉意悄然袭来,时节这才算是正式迈入秋天的门槛。

秋天,相较于夏天的燥热,更多出了一份从容淡定、气定神闲。天地之间,弥漫着成熟的气息,为整个秋季晕染上别样的色彩。秋天与夏天的热闹喧嚣形成鲜明对比,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景。那夏日的热烈仿佛还在昨日,转眼间,秋天已带着它独有的韵味款款而来。

步入秋天,公园中各式各样的树木在黄昏时分纷纷落叶。那金黄的叶片,宛如风中翩翩起舞的蝴蝶,摇曳生姿,变幻出各种美妙的形态。旋即,又悄然跌入大地的怀抱,留给秋风最后一声眷恋的叹息。落叶纷飞,似在诉说着时光的流转,生命的轮回。

秋天,漫步在村道之上,道路两旁依旧芳草青青,但已失去往日的喧闹。夏日里虫儿们大合唱的热闹劲儿,仿佛在秋天全然消逝,偃旗息鼓。偶有一两只虫儿,依旧倔强地吟唱着,似在诉说着关于秋天的心事。那微弱的声音在寂静的村道上回荡,更增添了几分秋的宁静。

秋天,果园里的桔子、柿子、葡萄皆已成熟。金黄的桔子、红彤彤的柿子、紫色的葡萄,在绿叶的映衬下,显得格外诱人,令人忍不住想要品尝一口。各种色彩的水果将果园装点得五彩斑斓,也让果农们心中乐开了花。

秋天,门前菜地的小辣椒也迎来了收获的季节,火红火红的。红得那般热烈,那般耀眼,那般喜悦。这尖尖的小辣椒仿若一个个小炮仗,仿佛随时都能点燃,庆祝秋天的丰收。小辣椒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,仿佛在展示着秋天的活力。

秋天,来到小河边。小河没有了夏天的凶猛、暴烈,而是变得宁静,淡然,仿若换了一个人。我站在河边与河水默默对视,就好像跟一位相识多年的知己,在进行无言的交流。小河了解我的喜怒哀乐,了解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。秋日,在恬静,安宁的小河边,我的身心得到了放松,我的内心得到了释放。河水静静流淌,带着秋天的宁静与温柔。

秋天,来到空旷的田野,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稻田。在秋天的怀抱中,稻粒渐渐变得坚硬饱满。一个个沉甸甸的稻穗在秋风的吹拂下,不时起伏点头。那此起彼伏的景象汇聚在一起,形成大片大片的稻浪,无比壮观,令人激动不已。田野中,也弥漫着清新的稻香。想想不久之后丰收的场景,农人们内心的欢乐不由自主地洋溢在脸上。这是秋天带来的充实,是大自然给予的馈赠。那金黄的稻田,是秋天最美的画卷。

秋天,天高气爽,站在一块高地上极目远眺,你会发现,自己仿佛拥有了超强的视力,可以看得很远很远。远处不一样的风景,不一样的时空,或许那就是你心中的诗和远方。秋天的辽阔,让人的心灵也变得宽广起来。

在秋天这云淡风轻的日子里,你的心胸也会变得格外开阔。你会发现不一样的自己,原来人可以如此豁达,可以如此洒脱,随意地活着,不必拘谨,不必固化。

秋天,是一个收获的季节,一个宁静的季节,一个沉思的季节。走入秋天,就如同走进一幅巨大的水墨画,它带给人别样的感受。教会我们成长,教会我们理解生命的过程,让我们更好地面对自己的人生,与自己的心灵相伴。

## 花生香

□ 陈尔尔

溜走了大半。

到了八月底,父母分别重复念叨着相同的话,“快开学啦,快开学啦,开学了你们就不用下田了。”父母的话里似乎还有话,好像是对我们学习的激励,意思是只要我们用功学习,就可以跳出农门,也就再也不用干农活了;又似乎是对他们身为农民的慨叹,随着自家孩子的开学,他们将失去了得力的小帮手,他们的辛苦程度会增加不少,但那有什么法子呢,孩子的学业是断不敢耽误的。

在即将开学前的傍晚,母亲提议我们去锄花生,看看今年花生的年景咋样。尽管暑假里的劳动很是辛苦,但解馋的食物也是丰富的,绿黄瓜、脆香瓜、甜芦粟、糯玉米……芦粟只能嚼到点甜汁,其他都是可以管饱的,但我觉得最味道的要数鲜煮花生。

母亲是我们肚子里的蛔虫,我们最爱吃的属她最懂。花生是我们一直默默关注的吃食。花生是低调的,在地上开花,却在土里结果,只有落花了,才会生出果实,于是有了“落花生”的美名。我们只看见它游藤,落花,绿油油地长着。一般人家是舍不得拿出成块的大田来种花生的,一来是花生产量低,二来是不是主粮,只将其屈尊安排在边角零地里,也不去过多的服侍,任其自生自长。

我抱着簸箕跟在母亲身后,来到花生地,母亲双脚站定,俯身弯腰,毫不费力地拔起一丛,然后认真数了数硬壳花生和瘪子花生,如果硬壳的占了大半,母亲就会三下五除二地迅速开拔,不一会儿就装了一簸箕的花生藤蔓,然后我们再一起换回倒在了家门口,我跳跃着搬出两把小爬爬凳,我们坐在凳子上,左手抓着花生藤,举过头顶,一粒粒花生果像

风铃一般摇曳,眼睛盯得紧,右手极为麻利地摘花生。按照母亲的叮嘱,不管是饱满的老花生,还是水泡一样的嫩花生,统统地都要摘下来。两个人干活效率就是高,妈妈鼓励着我:

“我家孩子的手脚就是快!做什么事都是效率高!”

“麻屋子,红帐子,里面住着个白胖子。”这时母亲出了个谜语让我猜。

“对不对,不是一个白胖子,而是一到四个白胖子。”我立马争辩道。

母亲也不争论,自顾自地剥了一个花生米丢进了自己的嘴巴里。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,自剥自吃,刚出土的花生,带着泥土的气息,鲜嫩甜脆,嚼上几口,满嘴生津,忍不住还想多吃几粒,母亲忙制止了,说:

“煮着吃更香呢。”

待花生摘了差不多了,母亲对所有的花生藤再检查一遍。如果被她发现了两个遗漏的花生,她就会庆幸地说,“好在检查了一遍啊。”

母亲把一篮子的花生倒进大铁锅里,放上水淹没了花生,盖上木锅盖,坐到灶后亲自生火。我去把花生藤抱送到羊圈里,看着大小羊们津津有味地咀嚼着花生叶,我猜想花生叶是不是也跟花生米一样的甜。

当我回到厨房门口的时候,铁锅的四周升腾起了白烟,不一会儿,一股股花生香钻进了我的鼻孔。这真是一种别样

到了九月,大小孩子们陆续开学了。我不禁忆起了那一铁锅的花生香。那个开学前的晚上,那股异香弥漫着整个厨房,一直飘散到场院外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暑假里,农家娃放假在家至少能顶半个劳力。也不需要父母耳提面命,仿佛有一股无形的绳子牵引着我们下到田间地头,不消一两个星期,我和姐姐的皮肤被日光晒出了油,一天天地黝黑了起来,大人们调侃我们一个个成了忒听话太懂事的“黑鱼子”。

田野里的劳动是没完没了的,好像早晨只要一睁开眼,就要立马起床下地干活,不像在学校里那么惬意——上课、下课、放学还有清脆的铜铃声提醒。虽然田野里的劳动不用考试,但是如果不去,盛开的棉花会掉落,成熟的玉米被虫咬,猪圈里的仔猪饿得直叫,甚至咬断围栏……也不用父母指令,只管跟在他们身后,学着做种田把式做惯了活,摘棉花、掰玉米、拔稗草、打猪草……他们干啥,我们就干啥,只要体力允许,父母都毫不心疼地让我们体验。有时候我们的卖力肯干把父母感动着了,会格外开恩地让我们在茅屋家里窝上半天,或者看电视、听喇叭,或者择韭菜、切黄瓜……那时候没有电风扇,更不要说空调,却也觉得凉爽得很。

暑假尽管漫长,但老师布置的作业极少,除了一本薄薄的《暑假作业》,从前往后,单页是语文,双页是数学,各占一半,做完了就大功告成,便心安理得地等待开学。开学之后老师即使把作业收上去,也是不会细瞧的。我们的暑假,就是专心地把作业写在自家的责任田里,校长暑假前的国旗下讲话犹在耳畔,“希望你们在田野里自觉接受劳动教育,这也是一项最重要的必修课,对你们的成长有着很大很大的帮助!”校长把“很大很大的”五个字提高了八度强调着,大家都被校长逗乐了。

暑假的上半场是七月,这个月的日子过得极为从容,好像一天有着48个小时;八月是下半场,那感觉就不一样了,似乎是打了几个盹,八月的三十一天就

如东因你而文明 如东有你而美丽